

李文君 努力给乡村学生一个大舞台

■ 本报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
“只要能当老师，去哪儿都可以”

1999年，李文君以优异的成绩从蓬溪师范学校毕业，本有机会去条件较好的城区或城郊小学任教，但毕业期间家里的一场变故，让她错过了这些学校的招聘时间。当她拿着自己的档案前往一所一所学校面试时，得到的答复都是：“我们已经招满了。”就在她有些沮丧之时，有人提醒，可以去偏远的农村学校试试。

“行！只要能当老师，去哪儿都可以！”李文君的爷爷和三爷爷都是乡村教师，幼时，她

“成绩单跟不了学生一辈子，但言谈举止可以”

天福小学相对更好的办学条件，让李文君进一步思考：乡村学生与城里孩子的差距是什么？什么才能让他们终生受益？

李文君班上曾有个腼腆怕羞的女生，上课从不举手回答问题，也很少见她笑。这个女生，让她想起了以前的自己，她不断鼓励女生，终于在一次课本剧《小木偶奇遇记》的表演中，女生鼓起勇气饰演了一个老婆婆的角色，并且演得惟妙惟肖，赢得同学们的一片叫好。后来，这个女生与同学的交流越来越多，

“这才是对我最大的奖励”

2018年，默默无闻守在乡村的李文君获得了马云乡村教师奖，迎来了世俗意义上的“高光”时刻，众多媒体纷纷采访报道，许多私立学校抛来高薪橄榄枝，但她从未因此动摇坚守乡村的信念。

李文君坦言，那年去三亚领奖，是她第一次走出四川、第一次看见大海、第一次住星级酒店、第一次站在全国瞩目的舞台上，也是她第一次无比坚定地告诉自己要坚持守在乡村学校。她感叹：“人生需要大舞台，而山里的学生更加需要，记忆中孩子们求知的眼神、家长们淳朴的笑脸，让我越发想要做得更好。”

课堂上，她更加坚定不用成绩去评判学生的原则，而是用心地去发现每个孩子的特长，帮助他们制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案；活动中，她每年都会来的基础上总结不足，并且让学生和家长提意见。她还组建了一个留守儿童家校交流群，通过照片、视频等方式让家

那天，在一个餐馆遇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容，我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他瞧见我后就站起来，向我打招呼：“老师，您好！多年不见，还记得我吗？”接着报了姓名，说是我曾经教过的某个班的学生。

渐渐地，对他的记忆清晰起来。他叫小军，是我十多年前教过的一个初中班的学生。当时我担任班主任，他非常顽皮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上课不守纪律，课后不是把女生逗哭，就是与男生打架，作业自然也不会好好去做，学业成绩常常在班上垫底。那时候，他常常让我焦头烂额，我对他进行的思想教育累积的时间比全班学生还多。但我如此对他费心费神

就跟着爷爷走村串户帮人写对联、乡志，看到乡民对爷爷十分尊敬。打那时起，“长大当老师”的念头，就在她的心里扎了根。

多次碰壁后，李文君遇到了蓬溪县先宁村小的校长，他对她说：“我给你一张纸、一支笔，你在20分钟之内写一份简历，如果我觉得满意，就来我们先宁教书吧。”尽管知道先宁村小在偏远的山上，李文君还是紧紧抓住这次机会，她的简历打动了校长。

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。

这件事让李文君意识到，相对城里的学生，农村孩子缺乏自信和自我表达、自我表现的勇气。她班上许多学生腼腆害羞、胆子小，和陌生人说话会脸红，有时候站起来回答问题都会紧张得哭起来。于是，李文君开始有意识地在课堂内外，为学生创造更多开口说话、表现自己的机会。她常常对学生们说：“你的成绩单或者奖牌，不可能一直挂在身上，但是你说说话做事，能很快让别人知道

长了解孩子在校学习、生活情况，并鼓励家长多和孩子进行电话交流，让孩子们感受到父母的爱。这两年，李文君又学会了使用美篇、公众号、视频号等网络平台，记录和传播乡村学校师生的美好生活。

“李老师，你坐着，我来打扫。”“李老师，早点回家，不要那么辛苦。”……她的付出，学生们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去年，天福小学冬季体育文化节期间，一名已经毕业升初中的女生，托弟弟给李文君带了润喉糖，附带一张小纸条提醒：“李老师，冬运会又到了，今天你又要上台说很多的话，我给你带了10颗润喉糖，希望你好好地保护嗓子。”

李文君一直记得，在先宁村小时，那个浑身脏兮兮捡野鸭蛋的小男孩，兴高采烈跑到她跟前，举着小书说：“李老师这是我捡的鸭蛋，给你一个。”“这才是对我最大的奖励。”说话间，她已眼含泪花。

不是所有的花儿都在春天开放

■ 唐海珍

地管教，他成绩依然最差，后来没读高中就步入社会，读“社会”这本大书去了。

“老师，您知道吗？就目前来看，我们初中那个班，数他‘混’得最好！他的生意做到国外去了，现在是老板了。”与他同行的另一个学生的话把我从遥远的记忆中拉了回来。小军淡淡一笑，谦逊地说：“老师，大老板还算不上，只是衣食无忧而已。那时候，我太顽皮了，很对不起您；觉得自己成绩太差了，读不下去了，不得不

跟着舅舅出去打工。走入社会后，才知道自己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”

后来我又得知了他的一些信息：他的舅舅对他管教很严，边打工边学了很多东西，为了做好国外的生意，他还补习了英语，现在他能够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国人谈生意。他能有如此的“逆袭”，期间肯定吃过很多苦。

其实，在我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，像小军这样的学生，不仅仅他一人。

“我吃，妈妈看”

■ 刘代领

面感，十分动人。让我不得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我7岁那年，父亲因病去世了。之后，家里的生活条件不好，一日三餐，炒的菜母亲总是先给年迈的祖母吃，再让我和姐姐吃，最后看我和姐姐吃饱了，母亲才动筷子吃一些剩菜剩汤，还会笑着说她喜欢吃菜汤，油都在菜汤里呢。其实，拮据的生活里，炒菜时油放得也不多。我上初三的那年，深爱我们的祖母去世了。此后经年，母亲就像一棵大树一样荫蔽着我和姐姐，走过生活的风风雨雨。

后来，生活渐渐好了，但由于多年养成的习

俗。后来她才知道，农忙时，学生大多要回家帮忙，还有一些学生因为缴不起学费，只能辍学在家。“那时候，有个孩子家里揭不开锅，他就逃课去摸泥鳅、捡野鸭蛋。”

但这一切，都没有把李文君吓跑。“我也是在农村吃着苦长大的，我知道知识对孩子们有多重要。”为了调动孩子们对学习的兴趣，她把课堂搬进了学校旁的田间地头，和学生一起创编童谣。在先宁村小，她一干就是3年，后来被调到中心校，8年后，又因教学成绩突出，再次被调到了现在的天福小学。

施方案、培养主持人、舞台设计等方面提升活动的品质，增强学生的兴趣和参与感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三四年时间的打磨，学校的各色活动形成了品牌，得到了家长们的认可。参与学生的规模，也从原先只有七八个人跳舞，渐渐变成每个班基本有30个以上学生参加。

如今，天福小学一年一度的校园艺术节和冬季校园体育文化节，成为了师生家长们最期待的盛会。“孩子们在登台演出中，变得越来越勇敢自信！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，也变得更加坚强！”李文君感叹，“我自己也跟着学生一起成长，变得更加成熟、干练。”



李文君和学生们在一起。

前不久，遇见一个学生的婶婶，我问：“你那个侄女，现在在哪儿工作？”她说是某校教师。我曾经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会成为我的同行。那个女孩读小学时，我是她的老师。当时她的成绩很差，我以为这样的学生以后不会有什么远大前程。听说她当上了教师之后，我着实吃了一惊，颠覆了我对“差生”的认知。不，不是“差生”，是后进生。后进生这个概念非常有道理。

我开始觉得，每个学生都是一朵应时而开的鲜花，只是开放的季节不同罢了。大部分学生像桃李在春天开放，而少部分像菊花和梅花一样，却在秋天和冬天开放，“凌寒独自开”，一样不输风采。

惯，母亲总是先让我和姐姐吃饭，就是一起吃饭，母亲也总是吃得慢，等我和姐姐吃饱了才赶紧吃。

花开花落，斗转星移。母亲年龄渐渐增长，我和姐姐给母亲买点好吃的，母亲总是抱怨我和姐姐乱花钱，其实，一向节俭的母亲是舍不得吃。有时，东西都放坏了，不得已就扔了。

“我吃，妈妈看。”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，看着孩子津津有味地吃着她做的饭，母亲是快乐的、幸福的。尤其我在外地打拼，春节回到家里时，母亲总会做我爱吃的美食。我吃着，妈妈看着。听到

渡口

■ 施崇伟

我年轻时教书的地方，叫洋满咀。名字很别致，其实就是一个村庄。

那里两河交合，汇成三个码头，各有一棵黄葛树守着，相安于各自岸沿。河岸沐浴在阳光里，重瓣野水仙踮得老高，红色雏菊在小径旁盛开，楼斗菜紫蓝色的花苞舒展了，灌木下散落着蓝色的碎鸟蛋壳。

我的学校连着小街。有一条石板路把土墙屋分隔成两排，鸡在街头觅食，狗摇着尾巴四下闲逛。石板路缓缓地伸展，伸到河岸树荫下，树下有一只小船，竹编的篷，没有挂帆。那飘落的阔叶，有的落在水上，有的悬挂在船头立起的竹竿上。

我要去家访，我要回老家看父母，我要去镇上相亲，我要去县上听课，必须渡河而去。河岸是我的站，小河是我的路，小船是我的桥。

那个早晨，我要赶往镇上开会。把学生托付给同学科的老师，走出学校，走过小街，渡口静静地，像在等我。

出门太早，渡口只有我一个人。小船系在树丫，横了身子。船工王二埋着头，在船头呼噜呼噜地喝着鱼粥。我没有惊动他，坐在树下的石凳上，感受清凉，感受宁静，等王二吃完早饭后渡我。王二的孩子在我班上，是个听话的孩子。

陪着我的，有天上的云朵，罩在我头顶的老树。它们和我一样安静。

这当儿，河上游传来了桨声。打鱼的黄三划着船，吹响口哨。口哨和横着身子的渡船碰在一起，系在同一个树桩，泊下了。

我坐不住了，上了黄三的渔船，看他的收成。昨晚把网撒进夜色，天一亮就收网，在光阴里捕捉生活。黄三是我上一届教过的学生。他打开舱板，大大小小的鱼，有的安然游在窄水里，有的蹦跳着想回河里。蟹一动不动缩在角落，黄三要捉来送我，我双手一推：“我要渡河，去镇上。”

王二听到了我的声音，便放了碗，吆喝一声：“施老师，走起！”我刚一从黄三的渔船跳到王二的渡船，长篙一撑，船已调头，迎向太阳的升起，缓缓摇向对岸。

黄昏时归来，踩着夕阳，我在洋满咀的对岸唤着“王二”。

可我的声音像晒晒的风信子，被喧哗的河边淹没。多是戏水的孩子，放学之后，割牛草，赶羊回家，忍耐了一下午的臭汗和劳累，都会在河水里清凉地浸泡，然后在欢声笑语中消耗掉。此外，洗菜的大妈、洗衣的姑娘，半浮半沉的几头老牛，把泊在岸边的渡船，荡来晃去。

等渡船的，还有一个外乡人。他挑了一对猪崽，不时“吼吼”地叫，像是加入我们散漫的聊天。

“这儿的渡船总是很慢，你急吗？”

“急也没用。河横在那，总会有渡的时候。”他坐在两筐之间横着的扁担上，慢条斯里地卷着烤烟。

“天就快黑了，你还得赶很远的路。”竹筒做的烟杆，冒着慢吞吞的烟，先端直的上扬，继而软绵绵散开。“今晚有圆月，是免费的灯，夜晚走路，凉快。”

隔了阵儿，他扯起路边的嫩草。“可不能饿着猪崽。把它养到年底，就凑足了儿子的学费。”慢慢聊开，才知道，他的儿子是小伟，我才来教书那年，就听说了这个名字。小伟在我们学校念的小学。现在，上了同济，是远近闻名的“名人”。

船来了。我们上船，和咀嚼着嫩草的小猪一道，听着王二的口哨。晚霞把对岸小街、村舍、老树以及荡漾的波浪，染得金黄。渡船至彼岸，我和小伟父亲各走各的路。他要继续挑着担子独行。我把手提包往石凳上一搁，褪了衣裤，纵身一跃，汇入热闹的江流。

我在这个村庄呆了八年。我离开时，也是那只小船把我渡到彼岸。多年以后，这个渡口仍像一幅木刻画，悬在我眼前。我觉得，我的此生一直被其所渡。

我说“只有回到家，才能吃到娘做的味道”，母亲就欢喜得不得了，眉眼间写着慈祥和爱意，高兴地说：“既然你喜欢，娘就希望天天给孩子做爱吃的。”见我吃得香甜，母亲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，一连几天心情都如春光般明媚灿烂。在母亲的眼里，不管你多大永远是个孩子。

“我吃，妈妈看”，这样的情景是温暖的，温馨的，散发着母爱的光辉；

“我吃，妈妈看”，这样的情景是珍贵的，难得的，定格了最美的瞬间。

时光流逝，岁月无情。儿女渐渐长大，母亲渐渐衰老，没有永远的陪伴。2020年秋天，我的母亲永远地“走了”，留给我绵绵不尽的思念。

想起“我吃，妈妈看”这再也不能重现的生活情景，我不禁悲从中来，泣不成声。

“我吃，妈妈看。”这是多年前一位初一学生作文中的一句话，曾深深地触动过我的心灵，令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在那堂作文课上，我触动学生的心灵，教学生抒写真情，学生们都堂堂完成了作文。其中有一位男生的作文让我眼前一亮，文章写得朴实却生动，描绘了他与母亲之间的真挚动人的感情，打动了我的心。

作文记叙暑假里，他跟随开小商店的母亲顶着烈日去批发市场进货。为省钱，返程时，两人步行去坐公交车时，母亲提着两个大塑料袋的货，他提着两个小塑料袋的货，两个人都汗流满面，手指被勒得生疼，走一段路就歇好几次，上衣都被汗水浸湿了。在公交车上，他在座椅上打起了盹儿，母亲伸出胳膊让他靠着，他竟睡着了。直到

“我吃，妈妈看。”这样的情景，学生写得有画